

阿爾帕托夫著

蘇聯中等學校的課外工作

岳漁譯

大眾出版社印行

Н. И. АППАТОВ

ВНЕКЛАССНАЯ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АЯ
РАБОТА

В ГОРОДСКОЙ СРЕДНЕЙ ШКОЛЕ

(ПОСОБИЕ ДЛЯ УЧИТЕЛЕЙ)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 1949

蘇聯中等學校的課外工作

阿爾帕托夫著

岳漁譯

353
838
323

蘇聯中等學校的課外工作

書號(京)0261

32 K. 216 P.(權)

大眾書店印行

北京店：西四北大街

天津店：羅斯福路

有版權·不准翻印

華北軍政印刷廠印

初版：一九五一年一月

(1—5000)

目 錄

緒言	一
第一章 革命以前俄國中等學校學生課外活動的特點	九
第二章 蘇聯學校的課外工作	一七
第三章 課外教育工作在蘇聯學校中的地位與意義	五四
第四章 各科小組與學生科學社	六五
第五章 技術小組	八六
第六章 少年自然科學家與少年地方誌學者的工作	一〇五
第七章 藝術小組	一三〇
第八章 課外的體育與運動工作	一四八
第九章 羣衆政治工作	一六一
結語	一九五

緒言

三十年來，蘇聯的學校，經歷着發展的康莊大道。蘇聯的學校，按其教育的目的與方法，都和資產階級的學校，迥然不同；它是立足於真正的民主原則之上的，是完全符合於蘇聯人民之利益的。蘇聯的學校，已解脫了等級和階級的狹隘性，在它的基礎上面，屹立着馬列主義論共產主義教育之偉大的經典的學說——這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首創，爲列寧與斯大林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條件下，所發展所充實了的學說。

論共產主義教育的學說，有機地與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相聯繫；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新的社會思想與理論之產生，只有當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向社會提出新任務時，才會產生出來。可是新的社會思想與理論一經發生之後，便會成爲最真實的力量；這種力量，足以促進由社會物質生活發展所提出的新任務之解決，足以促進社會之向前進展。』（列寧主義問題，十一版，五四六一七頁）論共產主義教育的學說，便是社會主義社會之最真實的力量。它是蘇聯學校中青年教育制度的動力。共產主義教育，幫助在實現共產主義建設之偉大任務中的蘇聯人民，帮助造就與資產階級世界人們毫不相同的，具有高度道德與精神素質的新新人。

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沒有生產工具的私有制，所有生產工具和人類勞動的生產品，都成爲社會主義的財產。由於社會主義體系，原則上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性質相反；所以蘇聯國內沒有對峙的

階級，沒有階級鬥爭，沒有人與人之間的仇恨。蘇聯的人民，每人都享有經濟、政治、法律的平等權利；所以他們的目的是一致的；而他們中間的堅實友誼的基礎，亦即在此。蘇聯的公民，都有勞動的權利，休息的權利，在疾病與老邁中取得國家幫助的權利。人人不至於受到失業與貧困的威脅。

人們的相互關係，人們對社會主義經濟的關係，人們對勞動的關係，造成了在原則上不同於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一切條件，鞏固了蘇聯人民的友愛；同時也就促進了作為蘇聯公民主要道德因素的蘇聯愛國主義的發揚。

更進一層，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又向勞動羣衆提出新的要求，要求高尚的思想，政治上的成熟，生產的科學基本知識和有覺悟地管理生產的技能。由此可知蘇聯的文化，非一部份人的資產，而是創造這種文化的蘇聯全體人民的資產了。

經過三十一年，蘇聯已一變而為擁有高度發展的工業、農業經濟，和龐大的科學與文教設施網的國家；一變而為強盛的社會主義的強國了。現時在國家的中小學與高級教育機關中，受教育的，約有三千四百萬學生。蘇聯人民的道德風格，已根本改變了。「你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能看到蘇聯人民的人類英豪氣魄的表現；在轉到和平發展，與復興經濟文化的勞動事業中，能看到蘇聯人民每天所表現的人類的英豪氣魄。可見我們的人民，是與時俱進，前進不休的。今天的我們，已非昨天的我們；而明天的我們，又將不是今天的我們。我們已不是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羅斯人，而俄羅斯也不是原先俄羅斯的性質了。我們已隨着偉大的改造而改變，而發展；這一偉大的改造，根本改變了我們國家的面目。」（日丹諾夫：關於『星』和『列寧格勒』雜誌的報告，國立政治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三六頁）

蘇聯的學校，定出高尚與莊嚴的目的——培養獻身於祖國、獻身於黨和政府，及其偉大領袖斯大

林的共產主義的積極建設者。必須使現代青年成爲『堅定，勇敢，不畏困難，敢於迎接困難，並善於克服一切困難的青年。我們的人，應當是具備高度文化、高度道德標準與風格的，有教養有崇高理想的人。』（同上，三八頁）

聯共黨和蘇聯政府，過去與現在，都是將蘇聯公民的現代青年，當作可靠的繼起者來教育。米哈依諾夫同志在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說：『共產主義教育的方向與內容，整個地取決於聯共根據蘇聯制度之生活基礎所定的政策。聯共教育工作的出發點，是要使現代青年準備着鞏固並增大蘇聯制度的力量與權威，準備着充分利用蘇聯社會的動力，以求共產主義的建設。因此，青年團員必須幫助黨，教育現代青年，達成這一偉大的任務。號召青年團員起來，積極地維護，鞏固，和培植共產主義的生長。』（『青年團真理報』，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蘇聯的學校，以馬列主義的理論武裝青年，提高他們的自覺性，促進共產主義的積極建設者之養成。青年們準備着鞏固蘇聯制度的力量與權威，準備着充分利用蘇聯社會的動力，以求我們的幸福與文化之新的空前的發揚。求取這一任務的完成，尚須繼續增強蘇聯學校所有各環節的教育工作，特別是蘇聯愛國主義的教育工作。

蘇聯的愛國主義，是蘇聯社會之道德的動力，是蘇聯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蘇聯的愛國主義，發育在優越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之上；由於蘇聯人民對列寧—斯大林黨的信仰和熱愛，才完成了這一重要的任務。蘇聯的愛國志士，清楚地知道：蘇聯是最前進的社會制度的國家，是產生進步的科學、技術、藝術和文學之社會制度的國家。斯大林同志說過：『蘇聯愛國主義的力量，不是基於種族的或民族的偏見，而是基於人民對自己的蘇聯祖國之強烈的熱情與信仰，基於國內

一切民族的勞動羣衆之兄弟般的和諧。在蘇聯的愛國主義中諧調地結合人民的民族傳統，和一切勞動羣衆的共同切身利益。蘇聯的愛國主義，不是分離國內的一切民族；相反，而是團結他們到統一的兄弟的家庭上面。由此可以看到蘇聯人民的牢固和愈益堅強的友愛基礎之所在。」（論蘇聯偉大的衛國戰爭，一六一頁）

蘇聯人民握有巨大的物質和文化的財富。如所周知：資產階級文化的成就，是供剝削階級利用的；勞動羣衆只能得到極少的知識；而這些知識都是用民族主義，用對一切較優良和進步方面的誣蔑與誹謗，精細地滲和了的知識；如所周知：資產階級的文化，是維護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是以利己主義，個人主義，趨炎附勢，教育人類的；是將人類分散為兩個對敵壁壘的；只有蘇聯的文化，才是為國內人民的團結服務的，才是教育人民具有如愛國主義所表現的那種高尚道德素質的，才是以蘇聯人民之間的友愛，博愛主義，對勞動的愛好，來教育人民的。

『以前全人類的智力，全人類的天才，所創造之技術與文化的幸福，僅僅是為供一部份人的享受，而其餘的多數人，連必須的幸福——啓蒙與進化——都喪失了。現在呢，一切技術的奇蹟，一切文化的成就，却都成了人民的公共資產。從今以後，人類的智力與天才，永不至再轉為暴力的工具，剝削的工具了。』（列寧全集第三版二十二卷二二五頁）這是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指示。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蘇聯已經達成：所有文化的成就，都成了全體人民的資產，而且新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創造者，就是蘇聯人民的本身。列寧的這些預言都實現了！

蘇聯的愛國主義是有實效的，即它是推動我們的思想與感情，希望與行動，向前進展的。它給我們指明生活中的道路，生活中的地位，對勞動的關係，對人類的關係。蘇聯的愛國主義，是高出任何

資產階級爪牙一頭的蘇聯公民之偉大力量。蘇聯的愛國志士，言行一致，理解我們的任務，同各種困難鬥爭，爲全體人民渴求幸福；將自己的智慧與知識，經驗和力量獻給祖國。

蘇聯學校教育青年的經驗，對於教育學有特殊的裨益。這是千千萬萬的教師在國內實現文化革命任務的經驗。

蘇聯學校造就了大量的人才；這些人才，善於掌握科學的原理，具有馬列主義的世界觀；這些人才，是體力發育的，意志自由的，堅定的，能幹的；他們自我犧牲地擁護自己的祖國，而在和平時期，則爲祖國的光榮而努力。

『共產黨，蘇聯政府，斯大林同志，都十分注意於蘇聯學校今後的健全與發展，十分注意於青年的教養和共產主義的教育。蘇聯的學校，在千百萬共產主義建設者的教育中，是最重要的環節。學校中正教育和教養着國內的所有青年。蘇聯學校成了廣大羣衆的啓蒙和共產主義教育的工具。』（見葉爾索瓦在青年團十一次代表大會關於青年團員在學校中工作的報告）

蘇聯學校的成就，是輝煌的。但在青年的教養與教育中，也有若干缺點，只有促進今後學校工作質量的增進和改善，才能同這些缺點鬥爭。

應當承認：許多學校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尚未達到應有的高度。若干教師偏差地認定：思想—政治教育是蘇聯學校新的補充的任務；他們以前完全不會作過，或者只是在某種其他的方向中作過。因此生出些荒謬的企圖，意圖離開學校一切教學—教育的工作，而來實現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或者是意圖僅僅就教課的材料上同現行政策的問題，同當前的任務，取些聯繫，以實現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這樣來解決問題，不待再加指明，已可斷定其不正確。

誠然，在學校，特別在高級班中，必須加強學生的政治啟發，必須將教課的材料，同國家的現實任務，作有機的聯繫；使之自然地闡明這些任務；而不是要附加到功課上作機械的說明；但主要的還在於將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提高到新的階段，將這種工作貫串於全部教學—教育的過程中。

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應保證學生形成共產主義的觀點與信仰，養成他們的科學的宇宙觀。「學校和教師的最重要任務，在於以馬列主義的理論，馬列主義的宇宙觀，武裝蘇聯青年。人類只有掌握了這些學說，才可以獲得一種能力，能正確地理解現象，區別現象中之主要的最實際的和決定的部份，預見這現象發展的道路，現象的前進運動；並且還能憑藉現在的科學，指引運動與發展過程的本身，按照希望的途徑，走到預定的目標。」（凱羅夫，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四一五頁）

學校若想實現當前的任務，唯有正確地編定學生的智育體育德育的進度時，才有可能。應當永遠記住列寧和斯大林的以下指示：只有能掌握科學，對科學取批判的態度，能從科學中取出一切有利於社會建設的東西，學會實際地建設共產主義；這樣的人，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我們可以再引證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斯大林同志在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名言：

『求建設，必須求知，必須掌握科學；而要求知，就必須學習……掌握科學，鍛鍊各知識部門的布爾什維克專家的新幹部，學習，學習，頑強的學習——現在的任務，就是這樣。』（列寧和斯大林，論青年，一九三八年『少年近衛軍』版，三〇九——三一〇頁）

我們要教授科學原理，訓育青年的高尚的道德素質，鍛鍊青年的意志與毅力，促成健全的和強有

力的後繼者之教養；以造就具有高尚思想的蘇聯公民。

教學中與學生知識中的形式主義，乃是我們學校工作的缺點之一。「應當瞭解：學生知識中的形式主義，就是知識表現的形式與其內容的脫節，就是沒有清楚地理解教材之機械式的記憶。」（學生知識中的形式主義及其克服的方法，第五頁）結果，學生在實際工作中不善於運用自己的知識。

蘇聯的學校，將教學—教育工作的質量，提到更高的標準，以與形式主義鬥爭，這已經做了不少。而特別近年來以風起雲湧速度發展的課外教育工作，也在同形式主義的鬥爭中顯出了很多的帮助。現在所有的教師全明白了：校內學生課外自由時間的活動，實有重大的價值；在學生課外活動幫助之下，可以順利地解決現代青年的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

學生課外活動形式的種類愈多，則愈可以較好地滿足年齡不同的兒童的要求，可以使課外活動的形式更豐富更有內容。因此應該承認；用反常的方法，鼓勵課外工作的某一種形式，縱然那一種形式是好的，在學校中也不能那麼辦。

課外工作的內容，也必須帶有社會的，愛國主義的精神；以求課外工作成爲學生的共產主義教育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分歧

分歧

分歧

三十一年來，蘇聯的學校已積累了課外教育工作之最豐富的經驗。但這種經驗在教育學的書籍中，現在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

以前所發表的小冊子和論文，其中許多現在已經過時了，而且主要地只有歷史的趣味了；雖然在這些著作中也能找出至今還可寶貴的某些指示；但這些著作，只能視爲說明蘇聯學校課外工作發展途

程中的文件。

近年來，關於這一問題所發表的材料，很不充分。大都是校外機關所準備的，蘇俄教育部所出版的雜誌上的論文和教導方法的指示。其中一九四〇年出版的羅金所著『初等學校中的課外工作』一書，裏面到有些關於初級班的重要材料。

請教師們，大學教育學系和師範學院的學生們注意：這是一本嘗試的著作，是想把城市中等學校課外工作的經驗，加以普遍化的一種嘗試。著者所認定的任務，是考究蘇聯學校課外工作的發展，追溯到它的最初的組織，以求發現兒童課外活動的衆多的形式與方法，和與這經驗相連之方法的指示。著者利用了個人的經驗和觀察；同樣，也利用了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所發表的論文和專著，以及報紙上的材料。

書中提供的材料，只是傳播最廣的課外工作的狀況。關於學生的個人工作，學生在家的作業，以及其他的问题，均自覺地不加發揮；因為那些都可另成研究的對象。不待說，也沒有發揮教學的課程體系。

著者希望：所提供的著作，在課外教育工作的體制上，對我們的學校，稍稍有若干的帮助。

第一章 革命以前俄國中等學校學生課外活動的特點

革命前，俄國中等學校學生的課外活動，不特得不到發展，而且經常遭受學校當局的迫害。凡是學生在課外自由時間內，組織與課目無直接關係的任何集會，小組，團體，通通在教育部通令和學區監督命令的禁止之列。甚至於當學校裏面充滿自由主義教育事業的氣氛時，沙皇政府仍不厭求詳地防範學生，務求把學生同有革命思想的團體，反專制政體的團體隔絕；特別地要把學生同具有俄國社會民主黨思想的團體隔絕。

然而一切的禁令和警察的方法，不是經常能收到政府所預期之效果的。當時一部份的學生已注意到自由主義的傳播，甚至於有注意到革命思想的傳播的；這些思想已影響了中等學校的青年在校內的行動，也影響了他們在校外的行動。可是倘若把革命前俄國的青年學生，看作反抗專制政體的强大主動的力量，那就錯誤了。因為那時候的青年學生，是從各種不同的階級和等級中來的；並且其中占主要地位的，還是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子弟。不過在當時，特別在俄國革命運動的高潮時期，許多中等學校裏面，確有了學生的團體，有了對學校校規，有時候甚至於對現存政體，抱反對情緒的學生團體。例如列寧在那裏當過教師的邊貞貴族學院，就有學生的團體（內有加拉柯左夫，伊叔清，斯特蘭簡）；自從加拉柯左夫開槍以後，這個團體的名字已遠揚於俄羅斯國境之外了。農奴解放時期，阿木斯克中級軍官學校的學生團體，曾經散發過革命的傳單；這個團體，有充軍在西伯利亞的著名歷史家

斯察波夫參加。一個很晚的國民教育部部長節梁諾夫在一八八二年九月二十日的通令上描寫：「近來在十三個中學，一個附屬中學，十個實業學校中，發現在一部份學生中間有違禁宣傳的毒惡影響的痕跡；更有甚者，在十四個中學和四個實業學校中，竟有大規模集體的搗亂事情；或竟有學生之空前的和幾乎難以置信的胡作非爲。」

那時候政府設法遏止中學學生中不利於專制政體的觀點之發展，於是限制學校錄取工農的子弟，限制錄取「非高尙職業」人們的子弟；同樣地限制錄取猶太人波蘭人」和某些其他民族的子弟。同時在中學校中「爲那些以不斷的監視方法，使其完全接受道德影響的學生們」設備宿舍。政府的這些措置，收到了某種限度的成效。

政府又特別注意於學生行動之校外監視。學校當局必須考察學生的品行，每晚注意學生在公共場所的行動，透過房東偵知學生在家的行動。凡被注意的『不純潔的』學生，大都受到懲罰（包括體罰），或被開除學籍，並受警察監視，有的甚至於被流配到邊遠的省份。

學生如果沒有家長或親屬帶領，禁止其進劇院和公共場所。學生下課以後，必須立刻回家；倘若發現他們在街上和公共場所時；就得受學校當局的審訊。至於住校的學生，放假回家時，須領假期證明書，並必須嚴格遵守證明書上的一切規則。

不待說，那樣的學風，不僅壓制了學生的創造性，並且斬斷了進步的教師，除上課與復習的時間而外，同學生公開地研究某種問題的可能。於是學生們或者以彼此在房間裏談天爲滿足，或者就組織秘密的小組。總而言之，革命前俄國的一切生活，特別是公立學校的情形，窒息了青年的進步或革命的情緒。

亞歷山大·烏里雅諾夫在法庭中聲言：還在很年輕時，他就有「對公共制度不滿的憤激情感，而且這情感迅速地形成了使我確信的意志：這意志指導我直到現在。」（葉尼查羅瓦，A·N·烏里雅諾夫與一八八七年三月一日的事件四九頁）由上述對學生的恐怖情況，可知亞歷山大這種慷慨陳詞，決非偶然的了。列寧還在中學的時候，就對現存的制度，持反對態度，顯出了他的兄長亞歷山大對他有很大的影響。

「列寧很早就考慮生活環境，留心傾聽成年人的政治談話。他讀書很多，並且在很年輕時，就讀過一切較好的俄國的革命的民主主義的政論……列寧早就仇視沙皇俄國的一切社會——政治的制度。在中學的高級班中，他已具有革命的情緒」。（列寧的生活與活動簡史，國家政治出版局一九四六年版，第五頁）

列寧的妹妹，葉尼查羅瓦，在其回憶錄中寫道：「伏洛佳（列寧的愛稱名）對於中學當局，對於中學課程，對於宗教，都具極反對的情緒。」（烏里雅諾夫與一八八七年三月一日的事件，九六頁）

如所周知：斯大林在神學院讀書時，同樣地對當時的現存制度和神學院院規，持反對的態度。
「從反對神學院的責罰制度，和教徒們的誘詐方法起，我就準備做個革命者；而實際上已經是個革命者了，已經是個馬克思主義——實際地革命學說的擁護者了。」（列寧與斯大林，第三卷，五二七頁）

革命的學生運動，強烈地影響了中等學校的高級班學生。一八九三年第二次學生代表大會通過了創立學生自進會的議案，將自進會作為青年準備社會活動的方法來推廣。於是大學學生就出動來組織了許多中學生的團體，特別是在暑假期中，如在湯波輔，基輔，葉尼茲，均有這種組織出現。到一八

九四年已經有了二十五個這種的團體。一八九六年第三次學生代表大會，證實了上舉議案的正確；那時候，自進會的網愈益增多；而且在某些城市中，已經看出有團結各小團體，成立統一的中學生組織的傾向。

自進會有自己的秘密圖書室，圖書室中有政府禁閱的書籍。會員寫論文，和共同地讀米哈依洛夫斯基，拉夫羅夫，柏林斯基，皮薩列夫，車爾勒舍夫斯基，多布羅留波夫，格爾岑等人的著作。『在某些團體中，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書籍，「資本論」，馬克斯和恩格斯的歷史著作；並且有些學生，從這種研究中做出首先必須同政治制度鬥爭的結論。誠然，這種結論還很不勇敢，很不完善。可是，後來的革命家如盧拉查斯基和烏里茲基，都是由類似這種的團體出來的。』（康斯坦丁洛夫，中學史綱，一九四七年版，四二頁）

不言而喻的，專制政府對組織自進會的回答，就是用鎮壓手段；在二十世紀之初，鎮壓是特別地加強了。一九〇二年，國民教育部通令防止『可疑的』份子混入高級學校；中學校長須向大學校長提供學生最後三年的操性證明書；並且要加強學生的宗教——道德的教育，和對每個中學生的監視。一九〇三年，教育部又令組織學生在家的閱讀指導，即是說：使學生的閱讀，取決於學校當局的意志。然而政府這一切的方法，收效却很有限。

到二十世紀之初，有些自進會變質為學生的組織，並分成了自由主義者的團體，社會主義者的團體等等。社會主義的青年團體，就更加同工人運動聯繫起來了。這一派人讀『火星』報，讀馬克斯主義的書籍。在基輔曾經舉行過幾次中學青年學生代表會；有一次的代表會上，通過了全俄中學學生聯合會的章程。同時建議成立有綱領的小組和無綱領的小組。對前者則指定研究加列也夫編的公開出版

的『自修綱領論文選集』；對後者則按參加者的志願決定了許多研究的題目。第三次的代表會，通過了『告我們的同志』書，其中指明吸收新組員時，必須慎重，因為照中等學校的校規，所有小團體，都在極嚴格地禁止之列。

國民教育部和內政部發出許多通令，責令對學生加強秘密的和公開的監視。除去許多其他的方法而外，特別是給學生出些作文題，能在學生文章中發現其通曉社會主義思想的作文題，好將那些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生，置於特別監視之下。

然而，學生的進攻，也更勇敢了。有些中學生中的實際行動派，更密切地同工人組織聯繫，散發着重提出革命口號的傳單、宣言，秘密出版的雜誌。在高級班學生的某些團體中，列寧的『火星』報，愈加流行了。

列寧的『火星』報，將革命前的中等學校裏面學生組織的工作，特別將中學學生團體的少年俄羅斯中央委員會的活動，再三地很高地評價。少年俄羅斯中央委員會，在自己的宣言中，曾經號召根本改良中學，並且把改良中學的事業，同改革俄國的社會—政治制度的事業聯繫起來。

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提議支援青年學生運動。在『對青年學生關係的決議草案』上，列寧寫着：黨歡迎學生革命活動的復興，指令黨的所有組織，輔助渴望組織起來的青年，並給學生的一切團體和小組介紹：『第一，在自己組員中間的活動上，把完整的和澈底的社會主義人生觀的研究，列為第一計劃；一方面對馬克思主義，而另方面對俄國的民粹派思想和西歐的機會主義，都要有真正的認識；因為這些都是當前鬥爭之前進派別中間的主要思潮。第二，留心青年的那些假朋友；那些人們，以空洞的革命辭句，或唯心主義的調子，和庸俗的悲天憫人的口吻，來評論革命派與